

孙诒让书札辑录（下）

孙廷钊辑 张宪文整理

致永嘉县尹大令书

光绪三十三年

澹甫老公祖大人阁下：瓯城握晤，炉篝屡更，翘企清辉，莫名驰系。前月喜闻荣莅东嘉，当即到郡恭候，勾留半月，适台旆因公暂驻沪江，未获如愿。月杪回舍，旋闻鳧舄遄临，又以俗冗羁绊，不及随儿童竹马，敬迓使君，私心惶愧无已。兹者奉诵琅函，并承珍贶，猥以贱辰之周甲，辱蒙藻饰之频申，三复盥薇，五中璩竹。弟樗栎庸材，桑榆暮景。近企凤辉，幸获依于仁宇；徒增马齿，愧无补于清时。前曾广布芜启，冀达私忱。乃霞彩斑斓，纫荷宠光之曲逮；云情稠渥，万非衰朽所敢当。弥益汗颜，莫名衔感。兹谨完璧华幃，专缴铃辕，附肃丹笺，籍申谢悃。恭叩台安，伏维荃鉴，不宣。治愚弟孙诒让顿首。

敬再启者，弟衰庸无状，前因瓯括同人谬以学务相属，又承童幼圃、程筱周两观察再四推诿，不敢固辞。开办一年有馀，筹办师范学堂，规模略具。各县同人亦深谅疏拙，咸相赞助，托庇幸免陨越。惟贵诒讼棍梅佐羹，去年夏间，挟同张筱华别驾湖北来函，求充挂名董事。弟以其声名太劣，且敝处向无挂名支薪之例，峻却之，因此怀恨。正月间，遂与其党吴木天，捏名庆元陈志东，向抚、学宪处控告弟并学界同人多款，最重者为任用私人，演说

革命。旋经温人及旅学杭、沪两处者联名公剖陈志东并无其人，实系梅棍背捏，奉宪批严查。而丁大令深庇梅棍，并举为劝学所董事，极力与敝处反对。弟亦请严传陈志东到案，当亲到对质。嗣查邮政局号簿，系吴木天经手送交，木天自知无可推诿，遂禀称途遇不识姓名人，自称庆元陈志东，托其代递。种种诌张，肺肝如见。锡太尊飭传数月，处州萧太尊、庆元□大令均查明并无其人。窃念梅佐羹、吴木天积案数十起，想老公祖前驻永局，早有所闻。此案控情重大，万不宜含糊了事。弟不请查办，则是畏罪缄口，安能任此重咎。顷闻太尊已请台端密查，陈志东既无其人，非传吴木天管押着交，万不能得其实情，而梅佐羹之背捏，亦无从究诘。兹将梅、吴劣迹旧案并控剖各禀抄出，恭呈台览。吴木天旧为学界所不齿，近以劝学所之庇护，忽请办飞鹏学堂，聚赌局骗，闹成控案，此尤近事之可查者。想老公祖下车伊始，嫉恶锄奸，必有以廓清士类，大慰众望。倘劝学所仍损帮牵掣，亦请示复，弟当抄录全案，请政府及学部、法部澈究。事关肤受，弟万不敢求上宪之弥缝，亦万不能任劣棍之诬捏。能否严传梅、吴二棍押交陈志东之处，恭候惠示，无任迫切待命之至。弟让再顿首。

按：尹澹，字澹甫。光绪三十三年冬，继丁维晋任永嘉县知县。

再致尹大令书

光绪三十三年

澹甫老公祖大人阁下：前奉寸笺，亮登记室。比维政履胜常，定如心祝。兹有启者，缘敝处前因开办师范学堂经费支绌，恭遵部章，劝募富绅义捐，而因风气未开，应者绝少。惟贵治上河乡庵下富户徐元凯，奉母陈氏命，慨捐银一千两，业经敝处具文申详抚宪、学宪并咨呈道、府宪，均奉批嘉奖，致送匾额。并蒙抚

宪批准年终汇奏建坊，以为好义急公者劝。乃因贵前任丁象明大令与敝处反对，而劝学所劣董又从中播弄，谓徐元凯捐巨款兴学，不免偏厚总汇处，遂大存意见。适因元凯故父徐玉生承管十六都义仓，报明存谷十万斤，已经贵前任秦鹿华大令批准有案。去年玉生病故，元凯年止十四，未能经营，自禀退办，由县另择城内董事严绍尧接办。十万斤之谷，业已交清。乃忽查原缴捐簿，谓徐姓尚亏空二万斤，又复批勒加百倍之罚，饬缴谷二万石。其贪谬情形，可为发指。查该都原举徐玉生为总董，本任义务，而分董则有十余人，分头募写，不无开销。各捐户或有欠少尾数，及分董之薪水盘费局用，不无销耗。故原收时，实止收十万斤，实收之数，较之原写入簿之数总在八五折之谱。上乡八都总董如张芝绅等，亦如此办法。张董今尚在，可以询悉。当时严绍尧心知丁象明之谬，而欲索徐姓和费，不为申明。上半年谷价昂贵，该都义仓，向应尽先借给贫户，方准出粳，严董不肯尽借，而陆续粳与碓户，致激众怨。前月十一日，又以仓钥给予米伕董增常，到石冈寺开仓秤谷，将载回郡城。经地方阻止，旋由绅耆解劝，不准将谷出仓，地民亦散去。而严董遽以抢殴大题，架词呈控，又向府诬控徐元凯母子及其胞侄元文主使，将为敲诈勒私之计。查徐元凯年仅十五，其母又系女流，何能唆地民滋闹，徐元文亦系殷户，断无此野蛮情事。总之，严绍尧在借公牟利，故下此毒计；徐元凯既因义捐而忤丁象明，几遭勒谷，又被严董诬敲。敝处既为申请奏奖，义无缄默。伏乞老公祖大人检案察豁究诬，以安善良而惩奸诈。至严董初次向冰案呈控，并无徐元凯之名，至控府忽又添入，尤其〔为〕诬诈之明验，想荷鉴及。专此奉陈，恭请台安，伏维察鉴。治小弟孙诒让顿首。

致温州府知府王雪庐书

光绪三十三年八月

振兴地方，输注文明，以开通道路、便利行旅为第一要义。

澈郡地处海滨，开埠通商以来，惟轮舟往来申、甬，海程较捷，而内地陆行，则铁轨汽车急切未能议办。商务疲滞，或由于是。惟东洋人力车费省事轻，现京、沪、苏、杭以逮湖北、广东各处，均已通行，郡域既属商埠，旅客云集，似宜仿办，以广招徕。顷议集资向上海购新式车辆，招募贫民，先于郡城试行，甚属稳捷。询之士民，亦均称便。倘能风气渐开，各县必将接踵推行，则使人可代趋步之劳，复省舆马之费，而本地失业贫户，亦可借此糊口。上海一隅，业此者殆数千人，足以徵其有济于生计也。况今地方新政次第举办，再有此车频繁来往于其间，则亦似觉市容为之改观矣。兹另抄录章程，禀陈察核，祈赐批准立案，札县出示，俾利交通，地方幸甚。十七日。

《孙谱》卷七光绪三十三年：“以通利公司章程送官立案，并分致手札于温州府知府王雪庐（琛）及永嘉县知县程子良。”

辞醴金建筑公园介寿与同人书

光绪三十三年八月

前承盛意商筑公园一节，鄙忱甚不安。盖南皮勋隆，而以广雅堂、风度楼丛诟，可为前车。现飞霞基地价四百元，诒让已照付，拟即留以种柑桔，于私计良得。建筑事望即商属停议。各处已送之款，一律璧缴为妙。闻处中广送募启，及于官属处州各处，似太涉标榜，乞切实囑宏轩收回，或声明停止更妙。诒让本无此意，早荷鉴及，切希爱我以德。

《孙谱》卷七光绪三十三年：“时两郡学界集资醴金建筑公园于飞霞山麓，以为公寿，公力辞，手札通告同人。”

致教育总会书

光绪三十四年

全浙教育会诸君台鉴：客腊侨寓武林，获聆清诲，嗣即匆匆南旋，未得嚮领教言，遐眷湖山，怅惘何极。回里两月，屡以小极不及遄修笺敬。昨承华翰先施，备纫存问，感臻万分。吾浙教育会之成立，始于去秋，仰借诸君子热心大力，成此集群盛举。第一次开会，即举菊生参议为会长，而以玉仙刺史暨不佞副之，闻命之初，深恐樛昧弗胜，函电屡辞，未蒙惠允。嗣因浙路事危，菊老复以拒款事入都，时弟适至沪，远承驰简相招，本拟来杭面申辞悃，至则阖省学人，咸以乡里义务相镌责，乃勉遵尊指。开会集议，委弟暂摄会长，而忝举王孚川刺史相助。十一月十八日之会，幸无翻反。尔时路事益亟，同人大半预拒款之议，教育会虽成立，未遑讨论也。当弟初至杭时，即宣布下忱，止能权任一月。南旋多病，腰脚软弱，精力益衰，自揣万不足以供鞭策，谨披露衷曲，为诸君陈之：吾浙教育会，实踵江苏以成，而揆其内容之性质，则微有不同。盖苏会本以学会为绵蕞，渐次发达，遂并包大江南北，蔚成伟大之观。其储能也厚，故其收效阔；其积力也久，故其集事易。浙会客夏甫有提议，以数月之时间，号召全省刻期成立，虽复横舍风从，荐绅云集，而异论固已纷然。三次集议，会员各挟所达之目的以来，两不相谋，各成其是，云谲波诡，意趣舛驰，欲以一二会长之力，左提右挈，勉为调停，求其效果，固知其难矣。曩时吾浙学界，大都省会执其牛耳，而外郡步其后尘。迩来时会变更，略殊旧辙。此次开会，议员到者，外郡颇多，然其间距省远者，多以旅杭学友权充代表，抱瑰奇之志者，既不乐为苟同，挟调和之意者，亦漫无要约。平日既乏磋切之雅，临会勉为邪许之应，其于统一学务之初意，得无未尽合乎？弟海滨僻处，识薄才疏，无能为役，不至省者，殆逾廿载，六十衰年，神茹意倦，屡辞未获，留杭弥月，惟温处同人，多为雅故，此外率皆初瞻颜色，望门投谒，既少奉手受教之素，逐队旅进，又无从容讲习之闲，其不足以仰赞涓埃，妄据领袖，又不待计而决矣。

窃谓菊老德望崇劭，近在沪渚，浙路既有成议，自宜重申前约，敦请莅会匡勦维持，以大惠学界。孚老闻有扶桑之行，一月即可旋省，两贤崇树职志，导以津逮，亦学界之福也。弟衰朽余年，憚于远行，不审何日续承绪论，代理会长，敬求准其注销。异日或备温属议员之一，则固不敢辞耳。前闻议聘海昌杭辛斋先生理董文牍，迩日已到会否？念甚念甚。肃此陈臆，伏望为时崇护，不尽拳拳，弟孙诒让顿首。

录自馆藏抄件。据《孙谱》卷七“浙江全省教育总会于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初五日在杭州成立，到会员一百六十六人举海盐张菊生先生元济为正会长，公与金华王孚川先生廷扬为副会长。公到杭后，出席会议多次，由于浙东西会员意见分歧，而省城学界士绅又树两帜，公感议论甚诤，进行棘手，因即离杭返里，于十二月初三抵家。”又按：书言“客腊侨寓武林”，“回里两月”，则此书当作于光绪三十四年春，距孙氏下世仅数月。

与胡调元书

榕村仁兄姻大人阁下：前日欣闻荣补宝山，即日履新，剧治殷富，足展槃才，忭慰无量。兹有愚者，本邑不雨五十日，河涸田坼，民心皇皇，城内河井并竭，日饮腐水。同人公议遍浚城河，继及北湖湖埭桥一带，疏通来源，而利汲运。惟所费不赀，城内各户，略集数百元，不足以集事，不得不仰呼将伯。窃念吾兄热肠高谊，夙念桑梓，伏祈惠挹廉泉数十元，俾得成此善举，阖邑均感。日内正举锺待款，倘荷垂允，并乞电汇，以应眉急，无任盼切之至。顺叩台安，不宣，孙诒让顿首。

录自瑞安玉海楼所藏手迹。按：胡调元字榕村，瑞安人，光绪廿一年进士，历官江苏金坛知县，光绪三十三年调补宝山，此书当作于是年。

致刘绍宽论办学手札十二通

按：刘绍宽，字次饶，平阳人，光绪十三年拔贡，曾创办平阳县学堂，并东渡日本考察学务，著《东瀛观学记》。孙氏主温州学务分处时，聘为编检部主任，后以孙氏荐，復任温州府中学堂监督。刘氏尝手录孙氏与其论办学手札凡二十五件，兹择要选录十二通。原书不著年分，并为依据事实，以时编排如次

一

光绪二十七年

次饶仁兄大人阁下：前月奉诵惠札，敬审纂祉绥愉，允符臆颂。承询南浔公学一节，仅见日报有此告白，未知规条如何。刻闻南洋公学又招考东文生，此学亦盛京卿（盛宣怀）主持，闻办理甚好。前敝里赴考者甚多，均能入选。似持论尚不甚高，大约普通蒙学之中兼及专门之学，随其浅深，博采兼收。贵友如要投考，下次轮船到埠，须早动身为妙。敝里刻亦议开学堂，而苦乏资。弟更历事变，万事灰心，愧未能力赞其成也。贵邑学堂和卿兄不审如何筹商，恐林太尊未必慨允拨费，则亦仍画饼耳。更法虽已见谕旨，而举办仍未见踊跃，中国通患如是，真不疗之痼疾也。如何！如何！匆匆复奉，敬颂暑安，不悵。弟治让顿首。元月一日。

按：光绪廿七年，復有诏兴学，令各省督抚学政统筹举办。继设管学大臣于中枢，以长沙张治秋百熙任之。

二

光绪二十七年

前日奉诵惠简，敬审台履万福，至以为慰。承询敝里蒙学程

规，前陈少文兄来瑞曾钞一通携归，请就近函询，大致以教里中子弟识字并以浅近算学、西艺、体质诸学导之涂径，无甚高论也。至县学堂亦已议定开办，洋文教习（修千二百元）业已订定，汉文教习两位，算学教习一位，则均就本地延聘，因修金太微，未敢远聘宿学也。蒙学经费，出于捐办，而益以神庙众款，每处约需二百五十元，每月修金六元至二元不等。县学堂不办捐，则拨宾兴款之半（以半仍归科举川费）及学计馆公款，再加库串价四文，约需二千五百元。修金则并学中文西文者廿元，中文者十二元，现尚有嫌其太多者，恐须略减也。蒙学生每处卅名，县学堂生以五十名为额，兼学中西文者约三十名，余则专治中学，自十五岁以上至三十岁均可入堂，但求文理清通（中文不通不准入，止准入蒙学，不准入学堂，以免徒劳），不论有无功名。功课则以经、史、掌故、西政、西艺、舆地、算学七门为大纲。每日由教习讲解一二段，学生因钞撮作札记。七日作策论一篇。洋文则西文教习讲授言语文字，并及体操，于中西门径约略略备，但能否切实奉行，尚无把握。盖西国教习，均由师范学堂出身，故胸有成竹，敝邑教习，均初次试办，成效殊未可必耳。章程二十余条。文繁不及钞奉，容续图之。鄙意贵邑迩来风气大开，似当急办县学堂。以公言之，则开智自强，保种保教之大计；以私言之，则学堂既有出身并校年，毕业则与科举等。倘迟办一二年，则升府学、省学必迟一科，是犹无故停科，且阻登进之路，亦殊不合算。和卿、仲渔诸兄均负一乡清望，且闻贵里宾兴款极充足，提拔数成，便可集事、何不一筹之乎？弟顷苦小极，又以筹议学堂，众谤群疑，纷然四集，繁冗万状，故稽肃复。刻适小闲，草草奉陈一二，未及缕陈也。敬颂纂安。弟诒让顿首。腊八日。

《孙谱》卷五：“光绪二十七年冬，筹办瑞安普通学堂，设筹备事务所于玉海楼下，系将县城原有学计、方言两馆合并为一而加以扩充者。光绪二十八年正月二十日，瑞安普通

学堂开学，黄仲弢先生在京遥领总理，公以副总理主持校务，并兼任总教习。”

三

光绪二十八年

前日奉诵惠札，匆匆未即肃复，歉仄无似。承示贵学堂办理切实，将来进化，自可操券，敝处愧未能企及。惟学生多中驷，敝堂亦同此病。然上驷不易驾馭，往往桀骜犯规，由未经蒙学陶鎔，故德育一层，究不能入。若中驷则多驯谨，于德育反近。若下驷则不足取，尽可斥退。敝堂亦有一二名，因其家望之极切，且中学额未足，姑留之。然因此乙班功课不无牵就，究非善法也。郡堂弟虽厕名，然事不甚与，闻官绅意见未融，权限无定，故毫无端绪。西文延一倭友（修每月八十元），下月可到。中文教习未全定，功课定而为王守（指温州知府王琛）所改，极错乱，恐难得效也。陆君所说西文教习必佳，惜修脯太丰，未能延聘耳。日内盛暑，敝堂又连日分科大考，极忙。顷略闲，谨肃此奉复，顺叩元安，不庄。弟诒让顿首。廿一日。

《孙谱》卷六光绪二十八年：“永嘉、乐清、平阳相继成立县学堂，大致仿用瑞安普通学堂办法，并各以章程就公商酌决定。…平阳县学堂设在坡南汇头，陈筱垞锡琛、刘次饶绍宽为创办人。光绪廿八年秋，温州改中山书院为温州府学堂，以余朝绅为总理，陈祖绶为副总理，温州府学教授富阳朱寿保任监堂。”

四

光绪三十年

前承惠顾，渥聆雅海，钦佩无量。吾乡学堂办理三年，进步迟缓，由于地方经济与学子性质糅杂万端，动多牵就，不能放手整理。本年院试后，又多一影响，益复齟齬孔多。同人扼腕无可为计，均以执事振袂东渡，为调查学校，热肠精识，超越时贤，

企闻绪论，固知箴育起废，非和缓不能措手也。童观察所患闻已平復，中学堂积弊尤深，渠甚望贤者相助董理，敬乞早日惠临商榷，幸甚！盼甚！敝处派学生东遊事异议纷起，盖此事本以谋学界之公益，而外人乃误认为个人之私利，其疑谤蜂集，无足怪也。附闻以博一笑。手此奉慰，即叩著安。不备。弟诒让顿首。望日。

《孙谱》卷六光绪三十年：“瑞安派遣普通学堂学员陈勉卿恺、许介轩藩二人留学东京宏文学院数理化专修科，并拨给地方公款六百元为学旅费，修业以一年为期。”

五

光绪三十年

前奉芜函，亮早彻览。比审贵邑学堂经大才理董，想已条理井然。以扶桑之文明，为梓里之教育，自当成效在握，较之敝处勉强补苴，捉襟见肘，相去万里矣。敝处因经济问题，众议譁然，或主停西文，或主停中文，或主中西兼停，一时未能决定。至资送东游理化两名，已定期渡海。师范则因资绌，又程度合者甚少，以是未决。而外间希望资送者又復视此为个人利益，彼此靳靳，尤为纷扰。同人均以吾兄精识邃学，冠冕粉榆，敬求即日惠临商榷定议，则亦释纷之盛惠也。缘日内西文教习即须订约，万不能再延，务望早赐枉驾，即在敝斋下榻。童观察闻已小癒，亦可乘便一谒也。专便奉迓，敬叩台安。不备。弟诒让顿首。廿一日。

六

光绪三十年

望前在郡寓奉诵手毕，嗣杨子闾兄又传尊谕，属访聘西文教习，增加修脯，已遵致项渭臣（瑞安项骧）矣。此次轮船到埠，当有回音，惟燕生（平阳宋恕）能否旋里尚无确音耳。弟在郡留十余日始回舍，昨又接府中照会，以郡学堂事见属（此观察之意，非府尊本旨也）。自顾铨材，万不能任此。盖以郡中官绅意见歧出，王太守（王琛）与陈经鄂（永嘉陈祖绶）均意在敷衍，余小

璇（永嘉余朝绅）太史，扼腕空拳，毫无权力，不得已挽弟相助。仲弢（瑞安黄绍箕）又从臾之，强以此相委，恐大权万不能收回。然事关一郡，又不能力辞，拟请五邑贤士大夫同筹之，或有转机。明日即偕林和叔（瑞安林调梅）晋郡，先开一公议学堂局，以张吾党之势，庶不至为众咻所挠。但望戴石如兄早到，则可助我张目。平邑诸贤，殆无逾我兄者，千万拨冗一来，同持兹议，期以旬日，略更定章程，再就永邑择通达之士分任之，而奉小璇为倡率，或可破敷衍之局耳。亮卓见亦必以为然也。匆匆奉商，万望惠临。至盼！至盼！敬颂著安。不悞，弟诒让顿首，廿三日戊刻。

七

光绪三十一年

昨诵惠毕并大著游记，于日本学制之善，考察至详，于中国学界，大有裨益。浏览一过，足开蒙蔽，钦佩无似。大抵中土学校之弊，一在希望太高，学节不无凌躐；一在敷衍牵就，毫无精神。尊著谓须按学生年齿程度及授课时间商定教科，最为扼要之论。弟谓教科书须教习于授课时随课随编，乃能密合。文部未设，而任编辑者皆未任教员之人，其齟齬不合，无足怪也（坊间译书则意在射利，尤不合教科）。承委作序，俟另日奉寄，政恐鄙陋不足副元晏之托耳。令弟暨万里考师范均取，甚慰，日内想可首途。万里处有拙稿两叶，乞属检寄为幸。匆匆奉复，恭叩纂安。不悞。弟诒让顿首。十六日。

按：光绪三十一年，平阳刘次饶和陈子蕃东游日本，考察学务。刘氏回国后辑其精要，撰为《东瀛观学记》。

八

光绪三十一年

前日奉诵尊谕，敬审虚怀若谷，力任学务而不欲居其名，钦佩

无似。弟前日到郡与同人相议，均备悉吾兄苦衷，惟此局为两郡教育总会，非得品学如阁下，不足以副众望。且现当议办之时，需请指教之事甚多，同人盼望甚切，非徒弟佇闻论阒也。兹特专足敦请，务祈早日惠临，妥商一切，万勿吝玉为感。至前议副总理一节，当敬体谦德，为易一位置，无庸固辞也。手此奉恳，即盼足音。敬叩台安。不备。弟诒让顿首。

按：光绪三十一年十月，温、处两府联合设立学务分处，公推孙氏为总理。嗣聘刘氏任学务处编检部主任。

九

光绪三十二年

承询敝邑学堂事，客冬以来，谤议纷起，原因有二：一因科举迂腐之士，本不喜学堂，借以倾轧；二因西文生要留西文教习不得而愠。二者并集，遂有此诤聒。幸开堂以后，舍长林养素筹办认真，尚足自立，学生亦渐多，浮议虽未尽息，却无能为也。知注附闻。弟让又叩。

十

光绪三十二年

开春以来。敬维潭福康娱，允符心颂。昨诵赐示，敬悉盐务已有成议，此事权在锡太尊（锡纶），渠尚廉静，不欲多事，想必不致别有阻碍。承示一节，当为王筱翁（瑞安王岳崧）商之，总当为一达也。中学堂事，似非破坏不能议建立。弟前日曾议留介石（瑞安陈黻宸）半年任此，但必须墨农（永嘉陈祖绶）肯退方好措手。太尊于新学未能深究，又素疑新进少年之多事，故力持仍旧不必更张之论。鄙意拟请筱牧兄密劝墨农辞总理而举介石自代，如此则太尊必能相信，且于墨农面子亦留得住。此是第一妙著，不审渠能受此忠告否耳。分处经费，现止恃厘款千六百元，

较预算少三分之二，止能勉强支撑，以延命脉，万不能大张旗鼓。介石顾问一席，以渠身份，万不肯就，地小不足回旋，亦无以行其志，只得吾辈数人，相与困守以待机会。编辑事甚不易，近来新出各课本，虽不能尽厌人意，然亦尚有佳本，本处倘议另编，亦必未能胜彼，并以无此经费，猝不易举。乐清诸君，颇欲有大所发挥，恐人才物力，均不能济，如此官长，亦必不能相助，终成画饼耳。本年处中人似已多（添王俊卿、括绅两位）不必再添。仲荃（乐清黄迂）筱梅（瑞安郭凤诰）均不能留。议延蔡逸仲（瑞安蔡念萱），或即属之文伯（永嘉张之纲）俟到郡再面商。先此奉复，敬叩著安，伏维荃察。不宣。弟诒让顿首。

蔡善批牍而笺翰未工，张工笺翰而批牍逊，欲两延而修羊不足，如何！如何！

按：《孙谱》卷六光绪三十二年三月：“省檄温州府知府锡纶整顿温州府中学堂，锡守以商于公，公首推同县陈介石黻宸任监督，时陈先生主政户部，与同乡京官联名电省推公兼任，公复转荐项申甫（瑞安项崧），亦不就。乃与锡守酌定调学务处编检部主任刘绍宽为监督，以吴熙周为监学。吴先生荐石蕴辉自代。”

十一

光绪三十二年

孙上听来，奉诵赐札，诵悉郡堂腐败已甚，中丞（浙抚张曾敫）竟能留意，可钦之至。所谓十款，不识云何？乞询示为幸。此堂改良，必须多备好教员监员，乞兄与同人妥商数位，以备将来位置，不至仍蹈旧辙也。弟感风小平，而热未清，发为腮肿齿痛，一时不能到郡，且日内郡中是非正多，亦欲略避怒谤也。此复，即颂台安。弟诒让顿首。

按：光绪三十二年，永嘉梅佐羹良卿牒列孙氏“罪状”

十款（或谓八款），控之于浙藩宝棻。此事充分反映了当时官与绅、顽固势力与革新者之间的矛盾和斗争。其经过并见上列《再致支提学》、《致永嘉县尹大令》诸书。

十二

光绪三十二年

手毕诵悉，总汇处停止，极愜素心，但近已与梅、吴宣战，势不能退（弟无日不求退，而今乃万不能退，真出意外也）。处款已全拨，所馀者仅厘金六百元上下，处绅似亦不甚著意。最误者，分辩之事，毫无裨益，而徒伤感情，至今处州官绅，均疑为凤轩之意，而公牒与不佞复萧（处州知府）函成两歧，更属可詫，此实聚十六属铁不能铸此错耳。鄙意俟此案略明白，便可请撤总汇处。永劝学所大张旗鼓，只得听之，中有梅、吴，必站脚不住。徐委甚明析，且留学诸君，亦必不承认，丁令之弱点亦在此，否则旗鼓相当，未知孰得孰失也。此案凤轩受怨最深，即锡守亦不免有异议。但凤轩求进太锐，处事略粗（官场性质公文体裁二者均不甚了了，是其受病处），而其心实无他。弟既相与共事，万不能不代为任过，如有风波，只得力争，荣辱共之，无所悔也。陈、李在县学似亦有不安之意，弟意须劝坚忍，此时丁令未必修怨及此，两君一退，梅党便入而据之，将来殊不易着手，望密劝之。刻虽蜩羹沸腾，而吾兄在郡学，眉山（富阳朱当保）在县学，吾党势尚不孤，不可自退三舍。锡守虽微有意见，而于此案，却不愿推倒总汇处，非有爱于弟，亦非有意于学界，渠所深惧者，接办师范填款耳。手此奉复，恭叩台安。弟让顿首。廿九。

辑录者工作单位：浙江省温州市图书馆